



诗经

疑难新解

洪东流
■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诗经

疑难新解

洪东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疑难新解/洪东流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ISBN 7-208-03653-5

I. 诗... II. 洪... III. 诗经-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2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887 号

责任编辑 关沪民

装帧设计 鲁继德

诗经疑难新解

洪东流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插页 2 字数 87,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

ISBN 7-208-03653-5/I·46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收集的十几篇文章,是本人攻读先秦著作时释疑解惑的一部分,即仅限于有关《诗经》的部分。《画卷》一文曾于八十年代在《复旦学报》发表,以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中外评论》等刊物,曾先后刊出部分段落、全文。《且,〈褰裳〉传神所在》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其余文章,都是首次面世。《薄乎云尔》一文,虽典出《孟子》,但因其与《〈诗经〉中少虚“云”》一文有直接联系,故收入书中,以作为《少虚“云”》的佐证。《我听到了“关关”的鸟鸣声》,是本人最近亲身经历,收入本书,以作为《画卷》一文的实证。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长期来被奉为经典,不知多少人研究它,应用它。给它作传笺注疏的注家学者难计其数。其中,名家权威的名单足可列出一长串。原本不打算于此多花精力,“轧闹猛”。但是,深入阅读之后,发现其中问题确也不少。由于时间古远、反复转抄刻印等种种原因,造成

的错讹姑且勿论。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自古学者们就对《诗经》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牵强附会,随意曲解。这在春秋战国时,是一种社会时尚,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需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卢蒲葵就曾公然声言:“赋诗断章,我取所求焉。”毛诗传,可以说就是这种“活学活用”的典范。齐、鲁、韩“三家诗”也是那种社会时尚的产物。尽管古人传笺注疏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但其中也掺杂不少曲解和误解。这便给以其为根据的后世注家学者们造成了误解的契机。像“关关”、“权舆”、“都人士”等等,就是具体的例证。因此,即使是在《诗经》研究领域,后辈攻研者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也可以有一定作为,至少可作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

多年来,我收集有关先秦诗文的疑难点共达数百条,自感有突破进展的不过一百几十条,而整理成文的则更少,所以至今尚在不断努力中。我在释疑解惑中体会到,“立”比“破”,相对来说,要困难得多。否定别人的观点,批评别人的解说不完满,相对比较容易;而要确立自己的观点,作出完满的解说,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至于要使自己的观点、解说能被别人所接受,为社会所承认,可就更困难了,非得花大力气不可。我的这些文章,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花了多年心血的;有些则写得比较匆忙,不过是陈述一孔

之见而已。蜗居斗室,犹如井蛙,所见资料有限;本人所言,又限于水平,难免偏颇,敬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此外,多年前,我在写“权舆”一文时,曾深得学友之助。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中文系黄霖教授热忱为我查阅《逸周书》,并手抄该书有关资料寄给我,在此,深表谢意。

洪东流

2000.10.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1
相思情的绝妙画卷·····	1
——《关雎》诗意探究	
对《关雎》续篇的推想·····	28
附录：我听到了“关关”的鸟鸣声·····	36
《北风》，爱情诗·····	44
不是简单反复 而是步步深入·····	59
——《中谷有蓷》“乾”、“脩”、“湿”句解	
“且”，《褰裳》传神所在·····	65
同义反复与《南山》句解·····	69
语义双关与巧妙暗示·····	79
——《敝笱》的奥妙所在	
亲近者的劝说辞·····	89
——《山有枢》主旨所在	
“权舆”——权位的代称 权威的象征·····	97
《都人士》意指什么？·····	109
“串夷载路”是什么意思？·····	126

——《皇矣》第二章考略

《诗经》中少虚“云”…………… 136

“薄乎云尔”不应释为“轻点罢了”…………… 150

——校正古籍译释中一则普遍性的误解

相思情的绝妙画卷

——《关雎》诗意探究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是古人对《周南·关雎》的传统解说。“关关雎鸠”，雎鸠雌雄“和鸣”；“琴瑟友之”，夫妇相亲相爱“感情和谐”。此乃千百年来注家学者们的共识。美满婚姻的颂歌，成了古往今来的学者们对《周南·关雎》的一致论断。可以说，这是“千古公论”。

但是，这一“千古公论”未必正确。细细推敲《关雎》诗意，我们不难发现，“君子”其实并未得到“淑女”，两人并未结成婚姻关系；“关关”，不是“雌雄和鸣”，而是雄鸟求偶之鸣；“琴瑟友之”，不是夫妻亲爱

“感情和谐”，而是君子对“淑女”以琴挑逗的求爱行为。由此可以断言，《关雎》不是美满婚姻的颂歌；它所述的，只是“君子”单方面的相思之情。

一、关关——雄鸟求偶鸣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正是这一首句的起兴，引发出《关雎》的诗意。对“关关”的解说，古往今来的注家学者一脉相承，异口同声。毛传：“和声也”；鲁诗：“音声和也”；《玉篇》：“和鸣也”；《广韵》：“二鸟和鸣”；朱熹《诗经集传》：“雌雄相应之和声也”。从明清直至现今的注家学者也均无异说，只有少数《诗经》今译，出于韵脚变化的需要，把“关关”译为“对唱”。说法虽然不同，意思却完全一致。权威辞典及一些大字典都列“关关”词条，把“和鸣”说作为定论。但是，“和鸣”、“对唱”之说，都不足凭信。

“关关”不具“和鸣”、“对唱”特征

首先，从声调看，所谓“和鸣”、“对唱”，总得有“鸣”有“和”、有“唱”有“对”才是。雌雄鸟双双一鸣一和，一唱一对；其声调必然是复合和声，决不会是单一声调；再从音色看，雌鸟和雄鸟鸣叫的音色，应该有显著的区别，高低、粗细也绝不相同，决无单一

音色之理。而“关关”的鸣声,却是单一节奏,单一声调,单一音色,既无唱和、应对那种声调上的复合变化,也无雌雄鸟之间那种音色高低、粗细的明显区别。完全是有鸣无和,有唱无对,没有一点“和鸣”、“对唱”的迹象。这一致命弱点,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和鸣”、“对唱”说的难以成立。

其实,“关关”这种单一节奏、单一声调、单一音色的鸣声,只能是独鸣,即雄鸟吸引雌鸟的求偶之鸣。

独鸣求偶有实证

常与鸟打交道的人们都知道,雄鸟一般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美丽的羽毛,二是嘹亮的歌喉。这都同吸引异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啼鸣求偶,可以说是大自然中许多雄性鸟的特性。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实践中,对雄鸟啼鸣求偶,就有所认识。对此,《诗经》中就有着明确的反映。

遍查《诗经》三百余篇诗篇,谁也找不到雌雄鸟“和鸣”、“对唱”的一个句例,以作为“关关”的实证;而要寻找雄鸟以鸣求偶的例证,却是唾手可得。《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嚶其鸣矣,求其友声。”鸟鸣求“友”,就是以鸣求偶。伐木季节,正值林鸟发情时令,有经验的伐木工,一听到那单一

无变化的“嚶嚶”鸣声，便知那是求偶之鸣。“关关”与“嚶嚶”一样，都是单一节奏，没有声调、音色的复合变化。在采苕菜的季节，也正是水鸟发情时令，此时，雉鸠长时间单调地“关关”啼鸣，不正是同林鸟“嚶嚶”啼鸣一样，为“求其友声”吗？《小雅·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郑笺：“雊，雉鸣也。”野鸡早晨鸣叫，为的是追求雌鸟。这里，不仅提出鸟鸣是为了求偶，而且指明是雄鸣求雌。在《邶风·匏有苦叶》中，还有着如此有趣的诗句：“雉鸣求其牡。”这句诗，十分明确地提出鸟鸣是为了求偶，但不是雄鸣求雌，而是雌鸣求雄。这又该怎样理解呢？原来，《匏有苦叶》讲的是“士如归妻”。在《诗经》中，“士”与“女”常相对应，专指男子；“归”，《公羊传·隐公二年》：“妇人谓嫁曰归。”“归”作嫁解，在诗三百中也极为常见。“士如归妻”，男子如同出嫁的妇女，即一般所谓“妇男”。高亨先生《诗经今注》认为，它指的是“男子出赘于女家”，见解高明。在父系社会里，女子嫁男人，是被人们视为很正常的事；而男子嫁于女家，则较为少见，只是由于特殊原因偶而发生的一种异常情况。“雉鸣求其牡”，与“士如归妻”相吻合，正表示这雌鸣求雄，也相应地属于较少见的特殊场合下出现的异常情况。雌鸣求雄，如男嫁于女般地少见异常；那么，也就是说，雄鸣求雌，如同女嫁于男一

般地多见正常。这“雉鸣求其牡”，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证，证明“关关”这种正常情况下的啼鸣，理所当然地属于雄鸟求偶的鸣声。

鸟鸣是为了求偶，而且一般是雄鸣求雌，对于这一点，人们虽然凭经验早就知道，但在过去的长时间里，谁都没有掌握直接的实证。八十年代末，瑞典学者作了科学验证。瑞典兀普赛那大学两位动物学家，做了一个开放的大鸟笼，里面安置许多木箱式鸟窝，每窝中饲养一只食虫鹬科哑雄鸟。在一部分箱式鸟窝内，整天播放雄鸟啼鸣的录音，而另一部分鸟窝，则保持寂静无声。一段时间后，令人惊奇的情况出现了：播放雄鸟啼鸣录音的鸟窝内，十之八、九有雌鸟自动投入；不播录音的鸟窝内，却没有一只雌鸟光顾。这一实验，为雄鸟啼鸣是为了求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证。

雄鸣求雌是大自然的普遍现象

“关关”，究竟是雌雄“和鸣”、“对唱”，还是雄鸟求偶独鸣？这不只是理论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生活实践问题。雄鸣求雌，不限于鸟，飞虫走兽，普遍如此。当我们走出书斋，迈步山林原野，倾耳聆听，答案不言自明。谁要想寻觅雌雄“和鸣”、“对唱”的佳音，可难啦！且不说那是“难于上青天”，也可以说是

“踏破铁鞋”难寻觅；而要想欣赏雄性鸟、虫、兽求偶的啼鸣，无论是山林平原，或是树上地下，则是随处可闻，可以说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仲秋，人们登高、踏青之时，满山遍野的蝈蝈的叫声，震人耳鼓；从稻谷开镰之时开始，人们漫步林荫之下，枝头蝉鸣，令人陶醉。尽人皆知，雌蝈蝈是哑蝈，雌蝉是哑蝉，都不鸣；鸣蝈、鸣蝉都是雄性。它们一股劲儿地长鸣，正是出于求偶、吸引异性的需要。常言道：“秋虫唧唧听不厌。”蟋蟀，可算鸣虫之冠。包括《诗经》在内，古往今来有多少诗篇，都咏赞过蟋蟀的鸣声啊！众所周知，雌蟋蟀是哑蟋蟀，不鸣，只有雄蟋蟀善鸣。在交斗前和交斗中，它们常常以鸣叫恫吓来敌，并为自身壮胆；斗胜后，又得意地鸣叫，以显示其雄威。但是，这类鸣叫，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短暂行为。除此之外，它们在长时间内不停地鸣叫，则是为了求偶。当雄蟋蟀只身独居时，它早晚经常“嚯！嚯！”高声长鸣，以招引雌蟋蟀；当雌蟋蟀守在身旁时，它又经常“吉铃！吉铃！”低鸣，以激发雌蟋蟀的情感。漫游三峡的人们，不免要念诵李白《早发白帝城》中那著名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大江两岸的猿为什么不住地啼叫呢？九十年代初，英国科学家波尔·杰丁通过到热带山林实地考察，并用科学仪器测试，终于揭开

了猿啼的谜底。原来,猿之所以要啼,与其“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有关。猿一般每隔两、三年产仔。幼仔长到七、八岁开始成熟,便离开父母,独立出去占领地盘,“成家立业”。已成熟的雄猿,为了求偶,便在自己的地盘内不停地啼叫,直到邻近的雌猿闻声赶来,与其结成“夫妻”,建立“家庭”,方才停止。如此等等例证,不一而足。

当然,在普遍的现象之中,也会有特殊情况,也会出现某些例外。比如,近年来,有人发现,在美洲丛林中有一种鸟,雄鸟鸣叫时,雌鸟会呼应。像这种雌雄呼应啼鸣的现象,在大自然中的确也存在,但并不多见,纯属罕见的例外。我们肯定普遍的现象,并不排除特殊的例外;同样,个别的特殊例外,也否定不了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而且从电视中所见,那种雄鸟悠扬婉转的呼叫,与雌鸟短促的应声,雌雄鸟鸣叫的节奏、声调、音色,都有鲜明的区别。它与“关关”、“嚶嚶”这类同一节奏、同一声调、同一音色的鸣声,截然不同。这恰恰证明了“关关”的鸣声,不属于“和鸣”、“对唱”之列。

由此可见,关于“关关”是“和鸣”、“对唱”的解说,乃是无稽之论;而雄鸟独鸣求偶之说,则是顺理成章,有据有证,确凿可信。

“关关”的“和鸣”、“对唱”说,与“琴瑟友之”的夫

妇“感情和谐”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突破了“和鸣”说,就使“感情和谐”说失去了前提。与“关关”是雄鸟求偶鸣声紧相呼应,“琴瑟友之”,理所当然地应是男性以琴音挑逗求偶了。

二、“琴瑟友之”——以琴挑逗求偶

“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关雎》的结尾诗句。历来的注家学者们承袭了毛诗序“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传统解说,把“琴瑟友之”与“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常棣》)联系起来,认为是夫妇亲爱,“感情和谐”。当今的学者们说起《关雎》的结局,或说“君子”与“淑女”最后“结了婚”(高亨《诗经今注》),或说两人在“想象”中“亲近、结婚”(程俊英《诗经译注》)。权威辞典专列“琴瑟”词条,也肯定了“感情和谐”说。但是,这种“感情和谐”说破绽百出,实在难以成立。

“琴瑟友之”有别于“如鼓瑟琴”

“琴瑟友之”与“如鼓瑟琴”讲的完全是两码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是《小雅·常棣》中的诗句。《常棣》一诗,讲的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即如“妻

子好合”一句，也不是单指夫妻关系，而是指整个家庭关系而言。“妻”，指配偶；“子”，指子女；“妻子”，即老婆孩子。姑且将“妻子”的内涵范围扩大，“妻”为夫妻，“子”为子女，也只能是夫妻儿女，决不单指夫妻两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充其量只能解释为夫妻儿女美满和睦，犹如鼓瑟琴般地和谐融洽。“如鼓瑟琴”，只是泛指、比喻，不存在谁奏谁听的具体问题。作为家庭成员的夫妻儿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分主体、客体，也无主动、被动之别。至多只能说它是形容夫妻儿女之间亲密无间，感情和谐。硬把它说成专指夫妇之间“感情和谐”，显然失之偏颇。

至于“琴瑟友之”，则明显不同。它不是泛指、比喻，而是指一种具体的行为。整句诗以及整首诗中，找不到“夫”、“妻”两字的踪影。诗句中男、女双方主体、客体，如同油水般地分明：男方是弹奏琴瑟的主体，处于主动地位；女方是听琴音的客体，处于被动地位。弹奏琴瑟，只是男方单方面的行为，具有明确的主观动机和愿望。所谓“友之”、“乐之”，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想博取女方的好感，与其交好，因而琴音中带有明显的挑逗性。也就是说，所谓“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即为“君子”用“琴瑟”、“钟鼓”的弦外之音，传递其对“淑女”的恋慕之情，以博取“淑女”